

鵝湖之會朱陸異同略說

黃 彰 健

鵝湖之會，朱陸二公之異同，當由大學了解之，此義人鮮知者。

象山年譜淳熙二年乙未記云：

鵝湖之會，論及教人，元晦之意，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；二陸之意，欲先發明人之本心，而後使之博覽。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，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，此頗不合。先生更欲與元晦辨，以爲堯舜以前何書可讀，復齋止之，趙劉諸公拱聽而已。

二公所言，多本諸孟子。孟子謂，「此之謂失其本心」，此象山本心二字之所自出，孟子謂，「博學而詳說之，將以反說約也」，此朱說之所本；孟子謂，「先立乎其大，則小者不能奪」，此象山先發明本心之所本。惟孟子之意，究先發明本心，抑先博覽，頗不易斷。今以朱子之思想系統證之，知二公之所以爭執其先後，蓋由對大學之了解有歧異故也。

朱子之思想系統，據朱子年譜引李方子所言，係「主敬以立其本，窮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踐其實」。其標舉伊川「涵養須用敬，進學則在致知」二語，見於己丑所撰已發未發說，亦在乙未鵝湖之會前。今鵝湖之會，論及教人，乃言先博覽，而不言主敬，此誠可注意者。

朱子己丑作已發未發說，論中庸未發之中，主先涵養而後察識，此爲朱子皈依伊川主要之關鍵，其說另詳，今姑不論。要之，其先涵養之論，與其釋大學教人之始於格物，中庸教人之始於明則誠者不合。惟中庸又云，「誠者物之終始」，故朱子得依此意，據伊川之說，於大學補一敬字。以大學未言敬，故謂敬係小學功夫，小學失傳，故於大學帶補。其補一敬字，由今考之，亦見於庚寅辛卯間與胡廣仲書，其說亦正在乙未鵝湖之會前也。

朱子之系統，既係主敬一貫，敬係成始而成終者。今鵝湖之會，論及教人，乃主先博覽而後歸之約，由今觀之，其次序與其釋大學之「物格而後知至，知至而後意誠」者合。其不言主敬，當以所論係大學教人之次序，敬既係小學功夫，故可以不言耳。

朱子之論，既取決於大學，余考陸子之教人，主先發明本心，其說蓋亦如是。象山文集卷一與胡季隨書云：

學未知止，則其知必不能至，知之未至，聖賢地位，未易言也。

其所謂知止，據文集卷一與趙監書云：

道塞宇宙，非有所隱遁，在天曰陰陽，在地曰柔剛，在人曰仁義。故仁義者人之本心也。孟子曰，「存乎人者，豈無仁義之心哉」，又曰，「我固有之，非外鑠我也」。愚不肖不及焉，則蔽於物欲而失其本心；賢者智者過之，則蔽於意見而失其本心，故易大傳曰，「仁者見之謂之仁，智者見之謂之智，百姓日用而不知，故君子之道鮮矣」。徇物欲者既馳而不知止，徇意見者又馳而不知止，故道在邇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。道豈遠而事豈難，意見不實，自作艱難耳。深知其惑，蔽解惑去，而得所止矣。道本自若，豈如以手取物，必有得於外，然後爲得哉！鄧丞相於此，深知端緒，幸與進而圖之。文集卷一與鄧文範書，與姪孫濬書，意均略同，均先言知本心而後得所止，則其釋知止，蓋謂止於至善之本心。學未知止於此，則其知必不能至，此其所以先發明本心也。

象山之釋格物，據文集卷二十格齋說云：

格，至也。與窮字究字同義，皆研磨考索以求其至耳。

又語錄（文集卷三十五）云：

伯敏云，「無個下手處」。先生云，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治其國，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，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，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，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，致知在格物，格物是下手處」。

伯敏云，「如何樣格物」？先生云，「研究物理」。

伯敏云，「天下萬物不勝其繁，如何盡研究得」？先生云，「萬物皆備於我，只要明理，然理不解自明，須是隆師親友」。伯敏云，「此間賴有季繹時相勉勵」。其釋格物爲研究物理，與朱子之意同。語錄此則謂，「只要明理，然理不解自明，須是

隆師親友」，其語意頗難曉，今以文集卷七與詹子南書證之。

此心之靈，此理之明，豈外鑠哉？明其本末，知所先後，雖由於學。及其明也，乃理之固有，有何加損於其間哉！

則明理非研究物理，而係明心之理，亦即知止之意。蓋其意，此理本具於心，特吾人非生知，爲積習所蔽，故其心之理不克自明。其明之，有待於學，有待於隆師親友耳。

此明理即知止，又在格物之前，故陸之釋大學，係知止而後格物。此其說，正與其教人先發明本心而後博覽者合矣。

語錄此則釋格物爲研究物理。然余考語錄又謂：

格物者，格此者也。伏羲仰象俯法，亦先於此盡力焉，不然，所謂格物者，未而已矣。

其謂必先於此盡力，蓋仍學未知止，則其知必不能至之意。其釋格物爲格此者，蓋其意，「此理（指心之理）充塞宇宙」（語錄），「典禮爵刑，莫非天理，古所謂憲章法度者皆此理也」（文集卷十九荆公祠堂記）。其釋格物爲格此，又係格心之理，亦即明理知止之意，今由答伯敏問，「只要明理」，在「研究物理」之前證之，則其釋大學之格物，究以研究物理爲其正解，而格此，格心之理，則其引伸義也。其答伯敏問言萬物皆備於我，余考朱子注孟子此言，亦云萬物之理具於吾身，此則又朱陸二公之所同者矣。

陸之格物，有本義，有引伸義，余考語錄又記：

或問，「介甫比商鞅何如」？先生云，「商鞅是腳踏實地，他亦不問王霸，只要事成，却是先定規模。介甫慕堯舜三代之名，不曾踏得實處，故所成就者，王不成，霸不就，本原皆因不能格物，模索形似，便以爲堯舜三代如此而已，所以學者先要窮理」。

此格物窮理，均係其引伸義，係言格心之理，亦即知止義。蓋荆公之失，在象山視之，仍係學未知止。荆公未明心之理，故其於堯舜三代，皆模索形似也。

語錄又記：

所謂讀書，須當明物理，揣事情，論事勢。

人謂某不教人讀書，如敏求前日來問，某教他讀旅獒太甲告子牛山之木以下，何嘗不讀書來，只是比他人讀得別些子。

此所謂讀書，明物理，揣事情，論事勢，係研究物理義。其教人讀得別些子，此無他，先發明本心，先教人知止耳。

象山年譜淳熙十五年條記云：

毛剛伯必疆云，「先生之講學也，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，既得其本心，從此涵養，使日充月明，讀書考古，不過欲明此理，盡此心耳。其教人端緒在此，故聞者感動」。

此其意，正與象山之釋大學合符，其發明本心，係知止義，而讀書考古，則其格物義也。格物義有二解，一研究物理義，一卽知止義。不求之大學本文，定其孰爲正解，孰爲引伸義，則上引諸語錄，有未易解者矣。

毛剛伯謂，「其教人端緒在此」，前引與趙監書，亦謂「鄧丞深知端緒」，余考象山文集卷一與邵叔誼書云：

……學問固無窮矣，然端緒之得失，則當早辨。……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於其端緒，知之不至，悉精畢力，求多於末，溝澮皆盈，涸可立待，要之，其終本末俱失。學未知至，自用其私者，乃至於亂原委之倫，顛萌蘖之序，窮年卒歲，靡所底麗，猶焦焦然思以易天下，豈不謬哉！

此書卽引大學本末先後之文，明其言端緒，係依據大學也。文集卷十九武陵縣學記云

若迷其端緒，易物之本末，謬事之終始，雜施而不遜，是謂異端。

蓋孔子時，佛未入中國，且孔孟未聞其闢老子（見語錄），故象山於論語異端二字，有此新解。此與上書，蓋皆針對朱子而言者也。

二公之論教人，據上所分析，其端緒皆依據大學。今較其同異，其於大學之知止，陸則釋爲止於至善之本心，朱則釋爲「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，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」，其所著重互異；其釋大學教人之次序，陸則知止而後格物，「學未知止，則其知必不能至」，朱則物格而後知至，「物格知至，則知所止矣」。其說亦正針鋒相對也。從朱之說，大學言物格而後知至，象山不先物格，而先知止，則未免太簡；從陸之說，知止而後格物，朱子言先格物，而不言本心，則自不免支離也。朱子首格物，重讀書，此象山之所以言堯舜以前有何書可讀也。

今日求之大學本文，以斷其優劣，則朱子之說似較勝，蓋大學雖述知止在格物等八條目之前，然並未言欲格物在知止，此實陸說之致命傷也。陸之釋格物，忽謂其研究物理，忽謂其係格心之理，其言頗不明白易曉，意者亦求之大學原文有不合，故其教人遂含渾其解歟？象山高弟慈湖，即不尊信大學，與師說異，其故正可深長思也。

陸之釋大學，雖不如朱子，然其說固有言之成理者，「天下萬物不勝其繁，如何盡研究得」？苟必「今日格一件，明日格一件」，然後可言心之理，則誠恐頭白可期，成功無日也。且未先立本，即言格物，「溝澮皆盈，涸可立待」，陸說亦非無理。朱子雖言主敬以立其本，然如此重要之敬字，聖門何致於遺漏，其說亦誠有不易自圓者。後之陽明，祖述象山，而小變其說，其謂「大學功夫始於誠意，以誠意為主，即不需補一敬字」（見傳習錄），正可以正朱子之失，亦可以解大學未言欲格物在知止之譏，其說誠有後勝於前者。惟朱子之釋大學，其謂始於格物者，蓋有取於中庸明則誠之意，其釋中庸，自誠明與自明誠對舉，天道與人道對舉，說雖可商，然文從字順，頗有理致。陽明於此無說，則其釋大學，恐猶不足以釋朱學之疑也。

且從陽明之說，「大學功夫始於誠意，以誠意為主，即不需補一敬字」，是誠意仍有敬字之意，然則陽明之說，僅可以糾正大學補一敬字之失，而不足以推翻主敬以立其本之系統。此誠意係敬之事，而所以誠意，係發明本心之事，教人敬，抑先教人察識本心乎？敬，涵養之意味重，發明本心，察識之意味重，究先涵養乎，究先察識乎？究先行乎，究先知乎？此又牽涉中庸之首章，為朱子昔年所面臨之問題，惜乎陽明雖言及知行，於此亦無說也。

朱子之釋中庸，自誠明與自明誠對舉，余考象山語錄，則謂「誠則明，明則誠，此非有次第也」，其言亦正針鋒相對。惜其言之太簡，今求之中庸上下文義，其說亦恐不如朱子之密合也。

如何貫串學庸，以定程朱陸王之同異，拙說另詳，今姑不論。昔賢論朱陸鵝湖同異者，類皆鈔錄年譜此則，及復齋象山朱子所唱和三詩，鮮有知其爭執之故者，今謹釋其同異於此。

三十九年三月十日，時寓楊梅。